

科學的生育



新文化叢書

彭光良譯

民新書局發行

科學的生育

喬理斯著

張競生編
彭兆良譯

我們已聽到愛底藝術和生育乃是截然無關的高論了。即使其說見信——許多人會這麼的信仰著，中澳的人民至今尙是相信，以爲性交與受孕無關——生育與性交的關係尙依然可以成立。生育在藝術的美

的表示上既須個人體壯力強，又須有社會的道德觀念。

當我們在討論結婚底第二種要素——生育——第一點我們所遇到的即須把愛底藝術加進在這裏。往昔時代把男女交合不過視作如此如此的勾當，一切戀愛問題和愛底藝術自然沒有討論的餘地了。他們設想生育不是人力所能爲，好像早期基督教的牧師所想像般是定奪於天國中的，到如今此種見解不復能存在了，牠既不能見信於男子尤不能得信於女子。我們知道不論在文明人與野蠻人中間，性的極端衝動不是男女二人見面時就能得到，即在情投意合的男女也未易得到。我們借著婦科學者之光，知道成胎不是每度交媾即可成功，最緊要的尙須借助於性的極端衝動而女子又須要出第三種水。

許多的初民以及中世紀神道學者曾相信女子方面的性激動爲受孕所必須，雖他們是雜有假科學和迷信在內。此種信仰經過近代最小心與最有經驗的婦科學者考察之後竟得了實在的根據。如鄧根在婦女不產的講演上，稱女子缺乏性念和在性交中而不得樂趣乃大有妨礙於生育。他用了一表來作引證，共計四百個不育的女子，內祇有四分之一的人有性念的，而在性交中得到愉快者尙不及八分之一。但他沒有反面的表證，故所證明者尙不足爲絕對的標準。

克棄近來在他女子的性生活中曾充滿地討論此題。他底結論以爲女子在交媾之時有「主動的性愛」乃爲成孕的要素。他說：在交媾中，如有性慾激動的女子，她的子宮頸的腺體既有液水排出

以潤陰道。更有子宮頸的豎起，以便精虫易於入子宮內受胎。

有幾位作家固執地說：女子不到出第三種水的時候，結胎是不可能的。此說似不免流於極端。因爲女子在昏睡中，迷夢中亦能受孕的。但我們可以決定者：普通女子在性交中倘得不到樂趣，則決不能受孕。這個可從婚後須經了若干月或若干年始能受孕以證明出來。

平那特曾說：『在人類一切的本能中，惟有生殖本能仍滯泥在野蠻狀態中而不受教化。我們現時的生育法仍然和石器時代底生育無異。人生最重要的事業，在一切事業中最高貴的再沒有如生殖的了，但現代人做這事業却和穴地而居的野人同樣的粗忽。』這平那特雖是生育

學的創始人，在生育學上算有多少貢獻而不免說這樣的話，可見生育學的幼稚了。惠思脫麥克寫在他著名的道德思想史上：『恐後世不免要用顫悚的神情來返觀人類史上有著這麼一個時代，那最重要的機能（生殖）完全付諸不識不知與恣慾的男女之手。』

路德嘗說：上帝創造人類的的方法是極愚笨的，倘若他經過了一度審慮以後，他一定要把全人類如亞當般一概驅出「地球之外」。自然，倘生殖有如路德時代那般的粗忽和不小心（在我們大部分的人仍是這般的），這改革家的感慨真含有精湛的意義了。倘生殖之權能夠操縱於人，則當然以創造美種爲佳，因爲如此，可以免除種種不良的遺傳。但把生育的責任卸在上帝肩上，也算不是正道。人種弄好弄壞全在生育者自己，與上帝何干？你們看，世上多少人類是有缺陷的，生在不

良的環境中，和生在有害社會的份子中而不能導入於完善美麗的人生中來呵！舊教書上詆毀他們爲『魔鬼的孩子』，而路德也把世界上的罪惡統歸於惡魔的誘引。然而這些生育不良的民衆，究之是人類的孩子罷！而在此事上惟一的魔鬼也就是人類自己了！

『你們生殖而繁衍吧，』這命令是古時希伯萊人用以申述他們上帝之囑咐的，依 Crackanthorpe 所考，這神命乃當在世界上僅有八個人的時候而說的。倘世界的人類，後世也如那個時代般稀疏屈指可數，Crackanthorpe 說此種教諭，誠可謹聆了。但現代人類已蕃衍至數百數千百萬，顯見有許多入應該絕嗣，而上帝底旨諭亦祇好由各大領袖從新再去解釋了。

生育問題將要得到一種新的意義，而且寓有新的宗教底性質在

內，其事實的重要毫無可疑惑。基督教的勇敢即常以教義反對人類的行爲。今新種族的要求也便是新宗教的要求而與舊時的道德是相違抗的。另一種新表示。誠然，道德是社會秩序上所不可少的物，每社會都要就其規範，不能豁免的。但我們却不可一味崇拜道德，而把人生至要的物犧牲著。不然，國必趨於滅亡之途了。況且基督教原來與優生學不是相矛盾而實是相助的。

最有名的優生學家對於「宗教性質」似乎不謀而合的。愛倫凱與高爾登同趨於此途。在兒童底世紀上，愛倫凱全同情於優生運動。她又在別的地方上寫著：『當社會對於性交的態度不重視在它的形式，但重視在那所生育的孩子底價值時，於是男女要在

性交上求得其生理與心理的完滿，便不得不賦以宗教似的虔誠有如教徒之在拯救其靈魂一般了。』

稍後幾年高爾登寫在結婚中的節育和優生是宗教中的一個要素上，說：『我們對於舊時道德思想的宗教的訓規應予重加新注，以期與進步國家的需要相適合。因為舊時訓言遠非今時所能適用了。據我想在英國所最需要的事情莫如變改宗教，以適應於時代……進化不過類乎幻燈罷了，但牠底好處則在給人智慧以導入於光明之途。人們生活僅因他的農作已能顯出地球上極大的變化了。況優生學是生育的宗教，充滿著新的希望，而且是我們天性中之最高貴的希望呢。』

『我們爲了遺種而求美，爲後裔而作了許多事，究之後裔於我們何有耶？』一個大儒派的學者這般的追問著。這回答甚爲簡單。他的先人也曾爲他作了許多事呵！他所能爲的是他的創造。他祇有向着「創造更好的子孫」方面去做，方能酬報先人恩澤於萬一。有如世俗上許多人在受到恩惠不能直報之於恩主，乃把同一的恩澤轉施於他人聊以爲快一般，我們是不能圖答先人遺傳的德澤，除非好好地施報於子孫。

這是千真萬確，優生的意念大概不是爲了宗教觀念而起吧。這是社會進化一種運動底結果呵。這個運動自發展以來已百有餘年，乃是改良生活的一種。牠發源在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初方才發表出來，乃與衛生新制，工廠規律，以及從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所發生出來的一切運動一同出現。其初本想改良少年的生活情形，但其收效比較地

爲少，於是便趨到這根本上來了；從青年而注意於兒童，而嬰孩，遂而更注意及母親子宮裏的胎兒，其結果乃到平那特所提倡的結胎學，而結末遂波及於生育的問題上來了。遂而定出家族與家族，個人與個人間的性選擇底規律，這便是所謂優生的科學了。高爾登從而定其界限，攻其精義，而且從事於實驗的研究。優生學據高氏底定義，則爲『研究社會上一切善種因素的科學，凡有關於後代底智力方面，體育方面，以及種族性等因素者均屬之。』就其廣義言之，高爾登曾說過是：『用了更善更有效的方法以替代「自然選擇」的一種人類的努力。』

有一時頗有人譏笑優生運動爲不當。他們以爲人類擇偶如同獸類的擇偶一般，倘以蔑視愛情來譴責它，便很容易地把此種運動掃清了。直到現在人們方始明白。非老頑固的人誰都不想把愛情除掉而限

以條律之選偶的。優生學不過要限人在一羣可以選擇其配偶的對象中去選擇配偶吧了，我們須知此種方法在往昔的野蠻人中早已行過了。誠哉有人說過『優生學爲最古的科學了』。這不過和從前選擇的方法作一變相的方法而已。令人限制在適合的情景去選擇其配偶，以替代從前機械式的在階級中選擇配偶。昏亂的婚姻永不爲合理的。愈野蠻的民族，自制愈嚴，其選擇之可能底範圍也愈狹小：不但禁止了遠支的婚姻而已，而且多禁止到本部落內的配偶。天主教所統治的地方，每省有婚姻禁止的條律，自四代之先的同祖的血統以及親族等不許結婚。此種禁令誠和合理的優生學原旨相吻合。

到現時，這種「生育節制」的大綱不但是爲個人一己的利益，而且用來撲滅遺傳的疾病，去掉人類的困窮。這是用「質」來替代「量」以

提高人類的最好方法。其利益已爲一般病理學家，結胎學家，精神病學家，社會學家以及道德家所共同承認著了。

我們實行了生育節制以提高人種，在現實生活上究有何種效能得到呢？依我們所知，則有二種效用：（一）男女們發生了性的責任心；

（二）近年一部分「生育節制」底成功，是在採用避孕方法。

女子對於自己負有責任心，爲變化近世性生活的一種原素，這在愛底藝術方法一書上早已討論明悉了。但在這兒須要說明白，女子在性範圍裏對於自身的節制，在她方面更含有願否生育的問題在內。這雖是一種新的要求；但毋容疑義是從古來婦人所應享的權利。因爲自身不願意而便強迫地做母親，即在回教裏也所不許的。天方夜談上，有一婦人在睡夢中被人掠去，被淫於康莊之道，春風一度，締結

珠胎，乃育一嬰。這婦人乃從容不迫地說：『此兒非我願意所生，所以
我是不願承母親的責任的。』從回人贊美這婦人的「勇敢與賢德」看起來
我們可知回教中承認沒有得到女子自己的願意，女子不肯生育孩子，
乃是正當而且合於人道的主張。近時我們常聽見人說，惟國家在需要
孩子，惟女子能盡其供給的職務。但國家與無論何人均不能奪著個人
志願而迫令女子去生育罷。倘國家要需求孩子，必先要使它滿足女子
爲母者的需求，如改良性慾和備適合的環境便是。伊勃生有一次曾
說：『女子將解決人種問題，祇要她們能盡爲母親者之道。』不錯，但
本人不願意，而用強迫的舉動以求解決，任何問題都不可解決的了。

有人說：女子不可強迫爲母的意義，乃指一些堅決不願意
做母親的女子而說。可是，也祇有少數的女子是這樣，大多數

態而健康的女子決不至如此的。反之，此種要求却常和母職光榮的意念相關着。生米奢脫女士數年前在歡迎兒童上寫道：『我以爲在最高點的冠冕似的創造力上愈無苟且，則生命愈貴愈重……誠哉是種族無限的光榮。但是，倘母職任其意志去實踐，乃爲人種的光榮；則強迫地去盡母職，則可想見其痛苦了。……祇有夫妻們懂得女子所有最神聖的職務非由她自由意志去做不可，孩子方能覆在她們盡瘁的慈愛的庇蔭下，以享其生命的愉快，以獲求兒童最甜蜜的權利。』愛倫凱在戀愛與結婚上也說同樣的話：往昔時候那種強迫女子去生育的大義到如今已經攻破了，而給婦人以自由爲母的權利。職此之故，有少數的女子爲了她別種人格上的要求得以免赦其爲母。這事由通常看起來，即女子爲了

要奮鬥而反抗生育的，好如戰士在沙場上不顧生命以爲主義爭鬥一樣。」司都克也認母權運動爲現代女子許多要求之一。她說：『在現今女子各種的呼聲中——如需求智識上訓導，經濟獨立，得良好的職業，和在社會上榮譽的地位——慎勿忘記結婚與生孩的問題。』

節制生育以提高人類的第二種淵流，是先由各國知識界的採用避孕方法，除非在需要孩子的時候則否。至於避孕底成效如何，可無庸討論，因爲這已是一種卓有成效的事實而且已被認爲近代性道德的一部分了。惠勃說：『不論受教育的或未受教育的，到如今大部份的人都已實行此種動作，我們知道這與道德的真證上已無衝突了。』

在英國避孕的方法，已爲大部分受了教育者所實行了。此

事凡熟悉英國家庭生活的人類能道之。沙馬司醫生說過：『從我實際調查的結果，窘迫的人民中幾近百分之九十的青年夫婦是避孕的。』事實上，此種計量或不免過誇。賽特納曾說了同一的話：『爲節省與後慮起見，有許多人乃大減低其生殖率。生育減退乃由於籌思熟慮了的自願心，此在英吉利與威爾司尤見普遍，曾由 Fabian Society 所調查得來的。』調查共三百十六家，乃爲散居英國各處的中等階級。結果有七十四家未曾避孕，其餘二百四十二家則曾避孕。避孕的熱忱最甚時候則爲一八九〇至一八九九年間，據說一百二十家中有一百零七家是制育的，其餘十三家中又有五家沒有生產，如此能生育者祇有八個人家了。

英國已如此，在各文明國莫不皆然，其明證卽爲生殖率底低